

建圖闡義與工夫精蘊—— 以李栗谷遺佚的性理圖爭議為焦點 *

游騰達 **

(收稿日期：112 年 1 月 10 日；接受刊登日期：112 年 4 月 12 日)

提要

散佚著作的考掘與纂輯是學者詩文集彙編之要事，不過，當發掘的文本產生爭議時，事情就演變得曲折且複雜。

本研究探討一幅未收錄在朝鮮著名鉅儒李珥（栗谷，1536-1583）之著作中的性理圖象。蓋朴世采（南溪，1631-1695）在栗谷逝後，接手一批栗谷的遺作，其中有一幅有圖無文（圖說文字），旨在敘明「持敬、講學、省察」三修養工夫綱領的〈為學之方圖〉，乃欲將其編入《栗谷先生續集》中。然而，這幅圖象作品卻遭到栗谷嫡系傳人宋時烈（尤庵，1607-1689）的強烈質疑，認為圖中概念語詞的選定與安置明顯有誤，應非出自栗谷先生之手。

於是，此〈為學之方圖〉的真偽與正確與否，引發了當時學人的高度關注。對反於宋時烈的質疑，朴世采、尹拯（明齋，1629-1714）、金榦（厚齋，1646-1732）等人則是極

* 本文為國家科學及技術委員會補助計畫「韓儒「以圖論理」之模式探析——以「中和」說、「心統性情」論為核心」(MOST 110-2628-H-007 -006 -MY2) 之部分研究成果，感謝國科會提供研究的支持。本論文的初稿曾宣讀於中央研究院中國文哲研究所主辦「概念理解與概念轉換學術研討會」(2022 年 10 月 06 日)，二稿復宣讀於政治大學中國文學系、台灣海峽兩岸朱子文化交流促進會主辦「2022 道南傳心：朱子學青年論壇」(2022 年 10 月 15 日)。感謝與會師長的意見交流與觀點分享，今復蒙本刊兩位審查委員惠賜高見，在此特致謝忱！。

** 國立清華大學華文文學研究所副教授。

度贊同此圖象的內容，乃著力於回應質疑，說明該圖象的概念語詞其來有自，實本於朱子之著作，當無可疑議，甚至通過詳盡地說明，進行圖象意旨的掘發與再造，闡揚各概念語詞的深義與關聯性。至於反對的一方，如宋時烈、韓元震（南塘，1682-1751）等，則是基於不滿意此圖象，紛紛再另外繪製出個人改繪修訂的圖型。

透過對這個圖式之論議與改繪的分析，我們可以看到朝鮮儒者對於朱子學工夫論關鍵語詞的精采討論與細密的觀點辨析，尤其是藉由「以圖論理」的方式組構出一幅完整的儒學修養工夫論圖象，這一點更顯朝鮮儒學的獨特性與精采之處。

關鍵詞：為學之方圖、栗谷全書、宋時烈、朴世采、持敬、朱子學

一、前言

在蒐集考索朝鮮性理圖的過程中，筆者留意到十七世紀朝鮮儒者朴世采（南溪，1631-1695）的《南溪集》中錄存有〈為學之方圖說〉一文，該作僅有「圖說」而未錄存圖式，卻在標題下方清楚載明「圖見《栗谷續集》」¹。然而，再三檢覈《栗谷先生全書》，卻不見有此文獻資料，失望之餘，偶於〈栗谷先生全書拾遺修正凡例〉的最後一條，赫然發現：「至於〈為學方圖〉，尤菴亦嘗以為必非先生作，陶菴又為跋文而證之。今用〈太極問答〉例，亦不為收錄」²這一隻字片語，如同片羽吉光般乍現的線索，指引筆者不斷地往前追索，果不其然地，在「尤菴」宋時烈（1607-1689）的著作中，終於得覽〈栗谷先生為學之方圖〉³的真實面貌，只是，正如〈凡例〉所言，宋時烈是質疑、甚至否定這一圖象作品為李珥（栗谷，1536-1584）本人所繪製者，且在一連串的書札往還後，他復提出〈改作為學方圖〉的修正圖式。又，經過相關文獻資料的查詢與材料搜索，更發現當時對這一幅疑似為朝鮮代表性大儒李珥遺佚的性理圖作品，竟有為數不少的學者發表過議論，可見這篇散佚的性理圖是相當受矚目的，且彼等或提出己見，往復論辯，甚至改繪圖象，修訂前說，故這中間的始末、曲折當有值得細究、深思之處。⁴

要言之，首先，此〈為學之方圖〉如何被挖掘出來，登上學術舞台，成為學界議論交鋒的重要焦點？復次，宋時烈又是基於什麼理由，判定其非栗谷先生之作，使其最終被剔除於《栗谷先生全書》之外？三者，反之，卻又有朴世采等人堅信其必定為栗谷先生透過圖象闡述性理學思想之重要作品，實具為學修養、入道成聖之微旨奧義，故必代為之撰作說解文字——「圖說」以申述之、闡揚之。第四，在此討論之中，以及爾後所激盪出的思

¹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4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卷55，頁17b。

² 朝鮮·李珥：《栗谷先生全書拾遺》，《栗谷全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45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書首。

³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乙卯八月三十日）·別紙〉，《宋子大全》，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1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卷90，頁26b-27a。

⁴ 案：韓國學界關於此〈為學之方圖〉的研究有韓·고윤숙：〈「위학지방도(為學之方圖)」와『성학집요(聖學輯要)』「수기(修己)」경(敬)의 연관성 고찰 — 정좌(靜坐)의 의미를 중심으로〉，《유교사상문화연구》第86期（2021年12月），頁6-41與韓·곽신환：〈「위학지방(為學之方)」에 대한 수용과 이해〉，《동서철학연구》第77期（2015年），頁5-30兩文，前者旨在說明此圖乃承成渾（牛溪，1535-1598）所編《為學之方》一書而來，後續則有尹拯的〈題辭〉與增補，復指出中、韓學者的相關修養工夫論圖式作品；後者更清楚地描述朝鮮學者對此圖的正、反兩面論議觀點，並且提及「修己以敬」的靜坐工夫與佛教修行法門的關係。

想火花、泛起的思潮波瀾，又有同一（或者相近）主題圖象的改繪，此中更有何思想史、乃至哲學義理上的獨特意義呢？

相信透過此一個案的考察、探析，不僅是對朝鮮儒學思想史的深入研究，復可對於該圖象背後所指陳的朱子學乃至儒學的修養工夫論觀點有不同以往、別開生面的思考新向度。

二、反對者的質疑與批駁

察栗谷著作的編輯有以下幾個重要階段：第一、在栗谷於宣祖十七年（甲申，1584年）驟逝之後，成渾（牛溪，1535-1598）在兩年後便開始對栗谷詩文稿進行整理的工作，可惜未竟全功，成渾便辭世，所以，之後由朴汝龍（松厓，1541-1611）接續此一工作，而於一六一一年初步完成《栗谷先生文集》的編輯與刊刻（是謂「原集」，內含詩集一卷、文集九卷）。第二、可是，朴世采認為其中多有疏漏之處，乃從栗谷的宅邸及其後人等處，覓得諸多散佚的文獻材料，乃於一六七二至一六八一年間，陸續編纂成《續集》八卷、《外集》八卷與《別集》六卷，並加以刊行。但其內容，或事涉敏感的政治議題、對時人的批評疵議，以及徒匯輯栗谷弟子們編寫的講學語錄，甚至雜有非栗谷本人的作品等等，因此，引發諸多的爭議。第三、所以，在一七四四年，李緯（陶菴，1680-1746）秉持宋時烈的說，將上述諸詩文集與《聖學輯要》、《擊蒙要訣》、《年譜》、《語錄》等著作以及相關作品重新彙整為三十八卷本的《栗谷全書》（另有修訂新編的《年譜》一卷）。⁵一七四九年，洪啟禧（1703-1771）將此版本刊行時，復加上部分遺漏的詩文作品（即《拾遺》五卷），而成四十四卷的內容，而我們今日可見一八一四年的重刊本，便是承此而來的詩文集著作。⁶

在上述《栗谷先生全書》的編纂過程中，〈為學之方圖〉所以會躍上學界的舞台，吸引學者們的關注，其重要關鍵在於一六七五年（肅宗元年，乙卯）夏季，宋時烈的弟子李

⁵ 朝鮮·李緯：〈栗谷先生文集修正凡例〉，《陶菴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94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8年），卷25，頁6a-8a。

⁶ 朝鮮·李珥：《栗谷全書》，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44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書首凡例。另見崔英辰：〈栗谷全書解題〉，收入朱傑人、朱人求、崔英辰主編：《栗谷全書》（上海：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2017年），頁3-9。

案：無論是影印自延世大學中央圖書館藏本，收錄於《韓國文集叢刊》冊44-45的《栗谷先生全書》；或影印自成均館大學藏本，收錄於《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二輯集部冊18-19的《栗谷先生全書》均是朝鮮純祖十四年（甲戌，1814年）刊本。

箕洪（直齋，1641-1708）拜訪因守喪而歸寓白川的朴世采。此時朴氏已初步將其得自海陽栗谷子孫輩的諸手稿編輯成八卷的《栗谷續集》，⁷於是特出示此珍稀佚作，同其共賞研閱。朴世采在〈為學之方圖說〉文末紀錄著：

前年夏，完山李汝九訪余於龍門山下，講劇之暇，出示此圖。汝九惜其無說以發之，謂余盍為一言，少明先生作圖之意，則余辭謝以不敢。⁸

最初，朴世采覓得的〈為學之方圖〉就僅是單幅圖象，而未有圖說的狀態（請見下方〔圖一〕），因此，李箕洪在得悉該圖之後，便提議朴氏為此圖別立一說解作品，以助讀者明曉圖意，然而朴氏認為，此圖既然是栗谷所作，則身為晚輩學子自不敢妄贊一語（案：爾後朴世采為了回應真偽疑義的問題，還是寫作了〈為學之方圖說〉一文，詳見後文）。另一方面，李箕洪雖向朴世采求一「圖說」未果，但在欣然得見此圖之餘，他同時也興奮地將此圖寄示其師宋時烈，懇請身為栗谷嫡系傳人的宋時烈為此撰作一「圖說」以推闡圖意，⁹其信函云：

此呈〈為學方圖〉，乃栗谷先生手畫者，而但無論說於其下，此為可恨！伏乞先生為著一段文字於圖後，發揮栗翁之意。而親寫遠惠，則洪雖不敏，敢不銘佩，以為終身受用之地耶？千萬祈懇至之。¹⁰

不難感受到李箕洪對此新發現的興奮之情溢於言表。又從他不懈地向朴、宋等人請求撰作說解文字以敘明圖意一事，復可以了解到「以圖論理」雖是朝鮮儒學的重要學術傳統，但是圖象與文字兩者同樣作為表意工具，當可說各有其擅場與未盡之處，若能在立象闡義方面，達至「圖文」互證的優點，應可有加成的效果，所以，李箕洪才會不斷地冀求他人撰著圖說。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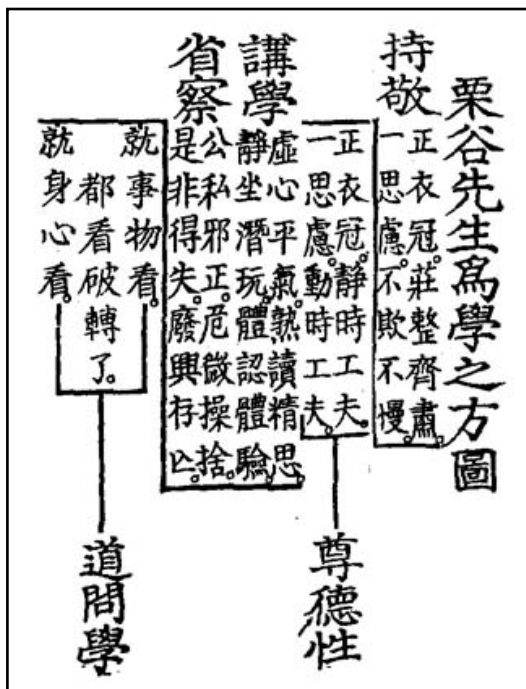
⁷ 朝鮮·朴世采：〈跋栗谷先生續集〉，《南溪集》，卷 68，頁 26b-28a。

⁸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卷 55，頁 20a。

⁹ 案：宋時烈的師承淵源為李珥→金長生（沙溪，1548-1631）、金集（慎獨齋，1574-1656）→宋時烈。

¹⁰ 朝鮮·李箕洪：〈上尤齋先生〉，《直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149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 年），卷 4，頁 17b。

宋時烈在接獲此〈為學之方圖〉的新發現後，一方面語帶保留地表示：「〈為學圖〉得之幸甚，第略有未契處」¹¹，另一方面，也追問該圖的來歷。李箕洪乃覆函直陳：「此圖出於玄石朴斯文，而玄石得之於栗翁後裔海州所居之人，方欲收入於先生《續集》云矣。」



圖一 錄自《宋子大全》，卷九十

¹²從上可知，此圖的發現，確實是出自栗谷的舊居及其後裔，但是否真為栗谷本人的作品似乎猶有商榷的空間，即或為他人所寄呈圖象，或為先生一時草創而未定之作等，均未可知。尤其是宋時烈在初覽此圖之際，便敏銳地察覺到其中概念語詞的設計與安排於思想觀念上有矛盾之處，所以深感不安，宋時烈解釋：

此圖綱領實聖學之大門戶，第其條目分屬，於愚意略有未安者，蓋「體認體驗」，雖於「講學」不至全不相干，而終不如屬之「省察」者之尤為的當。至於「廢興存亡」之看破，則專是「講學」事，而今皆互換，未知其意。且「虛心平氣、熟讀精思」、「是非得失、廢興存亡」，當屬事物看；「靜坐潛玩、體認體驗」、「公私邪正、危微操舍」，當屬身心看。而今此分屬界畫，無甚井井，更考

原本而見示，如何？愚見如不是，并望斤正以教也。¹³

宋時烈疑惑、質疑的重點在「講學」與「省察」兩條目下方的細項問題。一者，「體認體驗」與「廢興存亡」兩語的分屬有問題，因為「體認體驗」雖可說是於讀書講學後，將習得的義理體驗於自家身心之上，但就字面本身的意思衡量，不如直接歸屬在「省察」之下，較為平易穩妥；同樣地，看破歷史「興廢」、家國「存亡」一語，亦當歸屬於讀書講論之下，方可。而今此二者竟互換其位，不知其意旨何在。再者，將「講學、省察」下方的八個條目，分屬「就事物看」與「就身心看」兩項目看時，則內側的四條：「靜坐潛玩、體認體驗」、「公私邪正、危微操舍」當屬「就身心看」；外側的四條：「虛心平氣、熟

¹¹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乙卯八月三十日）〉，《宋子大全》，卷90，頁26b。

¹² 朝鮮·李箕洪：〈上尤齋先生〉，《直齋集》，卷4，頁20a。

¹³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乙卯八月三十日）·別紙〉，《宋子大全》，卷90，頁27b。

讀精思」、「是非得失、廢興存亡」，則當屬「就事物看」。故總地來說，這些語詞條目的分屬，並非井然有序，合理順當。所以，他最後溫和地提醒李箕洪再次覆核原本。

面對這個質疑與提問，李箕洪審慎地複覈了原本，確定傳示之圖象並無差錯，也仔細地思考乃師所提出的問題。於是隔年（丙辰，1676年）致函宋時烈說到：「〈為學圖〉，更求原本，別無差誤」，至於圖式中概念語詞的疑義，亦「略以愚見，敢茲遠稟。伏乞批誨，而附說其下，深所企仰。」¹⁴信中另附〈別紙〉言：

朱子曰：「看《通書》極力說個『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又曰：「『幾』是要得，且於日用處省察」云云。以此朱子說看之，則栗谷先生以「廢興存亡」屬之「省察」者，恐或本之於此也。以「廢興存亡」，既屬之「省察」，則以「體認體驗」，屬之「講學」，亦似無妨耶？箕洪初見此圖時，亦甚致疑於此矣，及見朱子此說，然後始知栗翁作圖分排，實本於此也。不審先生以為如何？¹⁵

李箕洪發現圖象中所使用的「省察」、「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看破」、「轉了」等詞語，其實都出自朱熹（晦庵，1130-1200）本人的用語，即在〈與劉子澄〉¹⁶一書中，朱子強調從《通書》可見於意念生發之初的「幾」處用功的重要，不論是切近處的「公私邪正」、僻遠處的「廢興存亡」，能於此幽微隱密處加以仔細觀察，透入其中，德性生命便有翻轉、昇華的可能。無獨有偶地，在《朱子語類》中，朱子也於論《通書》言「幾」處，提到「且於日用處省察」¹⁷。可見〈為學之方圖〉於「省察」項下列舉「公私邪正」、「廢興存亡」等條目，是其來有自，當是本於朱子之說的。且倘若「廢興存亡」繫屬於「省察」可以成立，則「體認體驗」繫屬於「講學」，同樣也是可接受的。是以，此〈為學之方圖〉的製圖分排當是有憑據，而不容質疑、推翻的。

但是這樣訴諸權威（朱子之說）的做法，顯然不被宋時烈所接受，他回函言道：

今此圖則截去「幾」字，而汎言「是非得失、廢興存亡」，則此正窮格之材料而非省察之方矣。胡不觀於《近思錄》第三卷程子所論讀史之條，及《大學或問》論格

¹⁴ 朝鮮·李箕洪：〈上尤齋先生 丙辰〉，《直齋集》，卷4，頁18b。

¹⁵ 朝鮮·李箕洪：〈上尤齋先生 丙辰〉，《直齋集》，卷4，頁19a。

¹⁶ 宋·朱熹：〈與劉子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收入朱杰人、嚴佐之、劉永翔主編：《朱子全書》第21冊（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2年），卷35，頁1553。

¹⁷ 宋·黎靖德編，王星賢點校：《朱子語類》（北京：中華書局，2004年），卷120，頁2910。

物五條中首一條所說耶？尊德性、道問學，雖是相為表裏者，而其界分則又有所不可紊者矣。至於「體認體驗」之當屬「省察」，又不翅分明，而今乃屬之「講學」。竊謂老先生學問極其精密而高明，恐不至如此朦朧也。故愚於當初竊疑此圖非出於先生也。¹⁸

宋時烈提到這幅圖式中並沒有語及「幾」字，因此，恐非出自李氏上函所引證的朱子言論。復次，單就「是非得失」、「廢興存亡」等語詞來看，則不啻正是指窮理格物之事，而非反身「省察」之工夫。又以引證前人論據言，同樣可以看到在《近思錄》第三卷中，程子言讀史不僅要記得史事經過，更要識得「治亂安危、興廢存亡之理」¹⁹；在《大學或問》中引程子語言「格物亦非一端」，「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²⁰等，皆是窮理工夫。可見「廢興存亡」、「是非得失」等當屬讀書「講學」之事，何可歸在「省察」之下？同樣道理，「體認體驗」之當屬「省察」之事，也是清楚明白的。就如同「尊德性」與「道問學」兩工夫概念，雖然有其表裡相關，交融互涉之處，但其分際界限，仍是不容混漫。所以，宋時烈認為學問精審、高明如栗谷先生者，不應有此差池，因此，他研判這幅〈為學之方圖〉當非出自栗谷先生本人之手。

在宋、李師徒兩人往復論議的同時，李箕洪也將兩人的信札送呈朴世采一同商議，所謂「頃以函筵此論，送質于玄石」²¹也。而在此同時，或許是基於李箕洪的倡議，以及得覽成渾所編輯選錄朱子為學要語的《為學之方》一書，²²獲得了激勵，朴世采乃撰作〈為學之方圖說〉一篇，來申述圖意，並寄示李箕洪一同研討。²³於是，宋時烈也看到了這篇朴世采所作的〈圖說〉，此文又激發他更進一步表明對此圖的高度質疑。宋時烈在丙辰（1676）年九月去函李箕洪提到：

以原圖三綱言之，則「講學」當屬於「道問學」，而今退「道問學」，處於「省察」之下，其可疑者一也。「講學」條「靜坐潛玩」，猶是其目，而至於「體認體驗」，則明是「省察」，而今為「講學」之目，其可疑者二也。省察之目「是非得失，廢

¹⁸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丙辰二月二十六日）〉，《宋子大全》，卷90，頁28b-29a。

¹⁹ 陳榮捷：《近思錄詳註集評》（臺北：臺灣學生書局，1998年），卷3，頁232。

²⁰ 宋·朱熹：《四書或問·大學或問》，《朱子全書》第6冊，下篇，頁525。

²¹ 朝鮮·李箕洪：〈上尤齋先生〉，《直齋集》，卷4，頁20a。

²² 案：關於《為學之方》一選集的研究，可參考韓·김문준：〈牛溪 成渾의 『爲學之方』의 工夫法〉，《牛溪學報》第27期（2008年12月），頁63-91。

²³ 朝鮮·朴世采：〈與李汝九〉，《南溪集》，《南溪先生朴文純公文外集》，卷5，頁22b。

興存亡」，明是「講學」時所明之事，而今為「省察」之目，其可疑者三也。故前日奉稟之書，以為疑非出於李先生之手也。

今見和叔書，則其所發明，雖曲成義理，而揆諸程、朱諸說及先生所編《輯要》書，則不能無所未安。且於愚之所疑者，終亦有所未能洞釋者，……且單言敬，則固可以「正衣冠」等說別為敬之事矣，觀朱子〈敬齋箴〉可見矣。若統論聖學工夫，則敬者常行於其中，而貫乎內外、終始，正如《大學》「三綱領」所謂至善者，實行乎明德、新民之內。……竊謂今此「持敬」之說，若單言則當如此圖所註「正衣冠」云云，若與「講學、省察」統論，則當以「講學、省察」為用工之實，而以「持敬」為行乎其間，然後庶乎完備矣。且「省察」下，無「力行」一大綱，大段欠闕，故竊意此圖非出於先生之手也。²⁴

上文中，宋時烈的質疑與批駁總計有五：二、三兩點言「體認體驗、廢興存亡」分屬「講學」與「省察」之下的錯誤，前面已經說明了。至於第一點，是此處新提出的，涉及到語詞概念的廣狹問題，即「道問學」的義界範圍理當大於「講學」，而可將讀書講學、研經論道等收攝其下，而此圖象所示，卻是將其退縮於「講學、省察」等綱目之下，這是宋時烈提出質疑的第一點。又就後兩點而觀，則宋時烈雖然委婉地表示朴世采之說「曲成義理」，但終究「不能無所未安」。其不安之處何在呢？以該圖所示者言，其要者有二，第一，單言「持敬」工夫的內容，確實可說包含了「正衣冠、莊整齊肅；一思慮、不欺不慢」等諸細項的具體修為方法於其中；但是，若統論聖學工夫言，則「持敬」工夫實際上貫徹、通達於內外、始終的各種工夫環節，換言之，「持敬」工夫不應與「講學、省察」並列為三，而當以「講學、省察」為用功之實地，操持於此二者之中，易言之，即是通貫於各工夫項目之下的本源性修養要領。第二，則是圖中欠缺「力行」這一綱領，更突顯出思考觀點的缺漏。此處後兩點的意見，也預示了爾後宋時烈〈改作為學方圖〉的基本構圖精神。

此外，需附帶說明的是，在此段引文之後，宋時烈還分別寫作六個小段落詳細回覆了朴世采的〈圖說〉觀點，惟這些被引述、討論的語句，並不見存於現存的〈為學之方圖說〉中，這當是因為此時宋時烈所辯斥的是〈圖說〉初稿，後續，朴世采對此〈圖說〉多有改訂。同樣地，朴世采也透過李箕洪這個中介者，接獲了宋時烈顛覆性的批判意見，他先很有禮貌地回函感謝前輩的賜教與指正，但同時也再度重申：此圖是有本有據，有根源來歷者，即「偶考牛溪《為學之方》一書，始知原說皆從朱門遺意出來」，而自己是「不得已

²⁴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丙辰九月十二日）·別紙〉，《宋子大全》，卷90，頁29b-30b。

悉疏其語於圖次」²⁵，乃有〈圖說〉之作。言下之意，仍舊是主張此圖非栗谷先生不能繪製。

面對朴世采的堅持己見，隔年（丁巳，1677年），宋時烈再造書一封致李箕洪，可謂其對此〈為學之方圖〉最後的論斷，語云：

今茲玄石說，病未暇細考，然乍看亦不無未安者矣。……夫不論其合於古訓與否，而自為一說者，固有之矣。至於李先生則一遵程、朱門法，無一言一辭有所同異，故妄意於此圖，終不能不以為疑也。蓋此圖雖見於文集草本，而牛溪選錄時，不載於正集，安知其不以為疑而去之也？蓋其或是少作，或是草創而未完者，或是他人呈稟而誤入於草本者，皆未可知矣。²⁶

宋時烈認為：學者之立說創論雖可不顧前賢、古訓之故語陳說，而獨倡一己之見，然而栗谷先生所言，實謹遵程、朱之門法，不敢有一辭與之或異，故對於此圖中概念語詞的錯置問題所引發的真偽之辯難，宋時烈始終站在質疑的立場，是以，他提出它種可能的看法，即當年成渾選輯《栗谷先生文集》（原集）時，或許正因為對此圖猶有疑慮，故刪汰而不錄；又或許這只是栗谷先生少年時思想尚未成熟時的習作，又或許是草創擬作而未完成之稿，甚至可能是他人向先生呈示的請益作品，卻不慎誤入先生手稿草本之中者，凡此皆未可知也。故最後，宋時烈也始終堅持「以愚觀之，則此舊圖，未免有疏脫不精之病，故竊疑其非出於栗谷先生」²⁷者也。

在此函之後，宋時烈於下一封信件中說到：「和叔〈圖說〉盡捨舊見，可喜。其漸趨簡潔，無繚繞之病也。……而引以證成圖子，則猶不免有牽合之意也，然亦不必驟加訂辨，以分著實工力也。」²⁸算是為兩人的爭辯暫時畫下一個休止符。

不過，在此同時，這場宋時烈與朴世采雙方相持不下的論議，在當時的學術圈中，消息很迅速地傳播開來，如俞榮（市南，1607-1664）²⁹、李之濂（恥菴，1628-1661）³⁰等人

²⁵ 朝鮮·朴世采：〈與宋尤齋（丙辰十二月五日）〉，《南溪集》，《南溪先生朴文純公文外集》，卷3，頁38b-39a。

²⁶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丁巳正月二十九日）〉，《宋子大全》，卷91，頁1a-2a。

²⁷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丁巳正月二十九日）·別紙〉，《宋子大全》，卷91，頁4a。

²⁸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丁巳三月五日）·別紙〉，《宋子大全》，卷91，頁5b。

²⁹ 案：俞榮致函尹拯曰：「所詢栗谷〈為學〉之圖，竊嘗以為未安，此果先生之手畫者耶？」見朝鮮·俞榮：〈答尹仁卿·又〉，《市南集·市南先生別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17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卷6，頁14b。

均曾發表過個人意見與提出追問，這一點與事件的關係人主動地散佈消息不無關係，如李箕洪便曾將相關資料轉知金樸（儉齋，1653-1719）³¹、李喜朝（芝村，1655-1724）³²等人，而後來的參與其中的尹拯（明齋，1629-1714）亦是廣泛地週知其他學者，如有〈與趙士威〉、〈與羅碩佐（仲輔）〉、〈答沈廷熙（明仲）〉³³等信函的遞送，均述及此事。且饒富意味的是，宋時烈本人還特別提示李箕洪將其與朴世采兩人往復討論的資料寄發給金榦（厚齋，1646-1732），並建議與之商議研討；³⁴甚至自己也遺書予金榦鼓勵他發言，參與討論，³⁵可見其對金氏厚望之深，然則在後面的討論將會看到，金榦最終還是贊同了朴世采的觀點。

接下來，讓我們來看贊同〈為學之方圖〉為栗谷先生所作一方的主張與觀點。

三、支持者的回應與創造性詮解

細察贊同〈為學之方圖〉為栗谷先生之作品者，主要有三人，分別是發掘此圖並首先寫作「圖說」的朴世采、撰作〈題為學之方圖〉的尹拯，以及被宋時烈寄予厚望，最後卻也寫作了一篇〈為學之方圖說〉的金榦。

因此，本小節的重點主要是探討彼等三人認定此圖為栗谷先生所作的理據何在，又如何針對此圖象進行詮解，同時回應宋時烈所提出的各種質疑，以及這三人詮釋觀點之間的差異性。

首先，先看朴世采所寫作的〈為學之方圖說〉一文。

³⁰ 案：李之濂云：「所喻〈為學圖〉，竊意尤丈說得之。」見朝鮮·李之濂：〈與李汝九（丙辰）〉，《恥菴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續》第38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7年），卷6，頁3a。

³¹ 案：金樸有言：「前冬直卿還自門下，以〈為學之方圖〉相示，……幸甚幸甚！且此圖之為李先生手畫，果有明驗之可言否？似是為牛溪《為學之方》而仍成此圖，以示後學？而或疑其不出於李先生云，亦望先生於此，特加明教，俾後生的知其所從出。」見朝鮮·金樸：〈上南溪朴先生（丁巳）〉，《儉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續》第5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7年），卷5，頁32b-33a。

³² 朝鮮·李箕洪：〈答同甫 乙丑〉，《直齋集》，卷6，頁33b-34b。

³³ 朝鮮·尹拯：《明齋遺稿》，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35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卷13，頁26a；卷20，頁32b；卷23，頁2b-3a。

³⁴ 案：宋時烈於〈答李汝九（丁巳三月五日）〉云：「廣州沙斤川金直卿榦兄弟看文字甚仔細，誠不易得，凡有所疑，與之商量，如何？其圖子及玄石說、及鄙說並以質問，則必有明辨之說矣。」見《宋子大全》，卷91，頁4b。

³⁵ 朝鮮·宋時烈：〈答金直卿·仲固（丁巳二月十二日）〉，《宋子大全》，卷104，頁15a。

該文雖於篇題下署年：「丙辰六月十日」，然誠如前文所言，現存的〈圖說〉文字當是後來經過修訂而成的作品，而非最初寫就的文稿，除了有宋時烈曾回應討論的文句俱不見存於現今〈圖說〉內文的證據外，³⁶下面，也會提及尹拯的回覆意見也收錄在〈圖說〉之中，凡此在在皆顯示現存〈圖說〉的修訂痕跡。

為了快速掌握這篇〈圖說〉的要旨，且讓我們來看尹拯於獲讀〈圖說〉一文後，他的驚佩感受，彼云：「得吾兄所引源本諸語及所為後說，支分節解，粲如指掌，始知字字皆有來歷，分明著落，徹上徹下之妙如此。」³⁷這段稱許文字中，最值得注意的是，尹拯指出朴世采補述的〈為學之方圖說〉為讀者指明此圖象是「字字皆有來歷」的，而這一點正是這篇〈圖說〉的核心論旨之一。在〈圖說〉的第一段開宗明義便指出「朱夫子平生教人為學，必以此兩端並揭交修，而尤以敬為主，……惟所謂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者 見〈答林伯和書〉，殆庶幾焉。此栗谷先生所為證據，演述作圖以示人者也。」³⁸此即表示：栗谷所作〈為學之方圖〉標舉的「持敬、講學、省察」三大修養綱領，實出自朱子〈答林伯和書〉，蓋此書有言：「為老兄今日之計，莫若且以『持敬』為先，而加以『講學、省察』之助。……大抵見善必為，聞惡必去，不使有頃刻悠悠意態，則為學之本立矣。」³⁹據此，直可謂：「圖中所謂三綱，實本於朱子〈答林伯和〉書」⁴⁰。接著，請再看下面所徵引的〈圖說〉文字：

竊詳其說，「持敬」之目，有曰「正衣冠、莊整齊肅，一思慮、不欺不慢」 見〈答方耕道書〉。「講學」之目，有曰「虛心平氣、熟讀精思」 見〈答宋容之書〉。「靜坐潛玩、體認體驗」 見輔廣、黃士毅錄，及退溪〈答李平叔〉書。「省察」之目，有曰「公私邪正、危微操舍、是非得失、興廢存亡」 見〈答劉子澄〉書及趙氏幾道說。又於「持敬」之左，分書曰「正衣冠，靜時工夫；一思慮，動時工夫」 見退溪〈答李宏仲書〉，而合之曰「尊德性」。「講學、省察」之左，分書曰「就事物看」、「就身心看」、「都看破」、「轉了」，而合之曰「道問學」。⁴¹

朴世采寫作〈圖說〉的第一個重點即在於明白指出〈為學之方圖〉內的每個語句皆有其根

³⁶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丙辰九月十二日）〉，《宋子大全》，卷 90，頁 30b-32b。

³⁷ 朝鮮・尹拯：〈與朴和叔〉，《明齋遺稿》，卷 11，頁 6b。

³⁸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卷 55，頁 17b-18a。

³⁹ 宋・朱熹：〈答林伯和〉，《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49，頁 2265。

⁴⁰ 朝鮮・朴世采：〈與李汝九〉，《南溪集》，《南溪先生朴文純公文外集》，卷 5，頁 22b。

⁴¹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卷 55，頁 18a。

源來歷，大率皆是出自朱子之說，如「持敬」條目下的細則，即摘錄自〈答方耕道〉「所謂敬者，亦不過曰『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慢不欺』而已」⁴²一語；「講學」條目下的「虛心平氣、熟讀精思」兩語，出自〈答宋容之〉「先要虛心平氣，熟讀精思，令一字一句皆有下落，諸家注解一一通貫，然後可以較其是非，以求聖賢立言之本意。……更如此反復玩味，令其義理浹洽於中，淪肌浹髓，然後乃可言學耳」⁴³一語，至於「靜坐潛玩、體認體驗」，則見於《朱子語類》，輔廣（潛庵）所錄「體認是把那聽得底，自去心裏重複思繹過」⁴⁴與黃士毅所錄「體驗是自心裏暗自講量一次」⁴⁵兩語，以及《退溪先生文集》中李滉（退溪，1501-1570）所言：「須將四個字義，做題目，入思議，靜坐潛心，研究玩味，體認（認，辨識也）體驗（驗，考視也）」⁴⁶一語；而「省察」條目下的四個細項，則見於〈與劉子澄〉書中的「歲前看《通書》極力說個「幾」字，儘有警發人處。近則公私邪正，遠則廢興存亡，只於此處看破，便幹轉了。此是日用第一親切工夫」⁴⁷以及趙氏幾道之說。又在「持敬」之下，將「正衣冠、一思慮」分屬動、靜兩時段之修養工夫，則是根據《退溪先生文集》卷三十五〈答李宏仲〉「曰正衣冠，曰莊整齊肅，是以靜言。……曰一思慮，曰不欺不慢，是以動言」⁴⁸而來的說法。

從上面的討論，可以看到朴氏所作這篇〈圖說〉廣泛地採用引證論據的方式來證明這幅圖象的可信度與理論價值，這個做法，據他所說，是因為閱讀了成渾所編輯的《為學之方》一書，發現其中多有可資相互印證的證據材料，所以，他更確信了這幅同名的圖象「豈亦兩先生（筆者案：即栗谷與牛溪）於麗澤之暇，自相訂定，以為彼書之體要耶？」⁴⁹

且不只於此，朴世采在〈圖說〉中也運用這種方式，一方面回應宋時烈提出「持敬」工夫當是通貫於各具體工夫要點之下的根本性修養，且「省察下，無『力行』一大綱」的「大段欠闕」⁵⁰之質疑，另一方面，將此圖象的思想內涵推擴，以含括「致知、力行」、明善、集義等更豐富的修養工夫觀點。他說：

苟以其所推者言之，「持敬」雖以整齊嚴肅，當小學之功，實乃該存養、省察之體，

⁴² 宋·朱熹：〈答方耕道〉，《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46，頁2119。

⁴³ 宋·朱熹：〈答宋容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58，頁2775。

⁴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04，頁2616；同見卷119，頁2879。

⁴⁵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19，頁2879。

⁴⁶ 朝鮮·李滉：〈答李平叔〉，《退溪先生文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30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卷37，頁25b-26a。

⁴⁷ 宋·朱熹：〈與劉子澄〉，《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35，頁1553。

⁴⁸ 朝鮮·李滉：〈答李宏仲〉，《退溪先生文集》，卷35，頁39a-b。

⁴⁹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卷55，頁20b。

⁵⁰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丙辰九月十二日）〉，《宋子大全》，卷90，頁30b。

無所往而不然，則所謂動、靜工夫者，非所強添於其間，正述《語類》以「尊德性」為統「力行」一邊之論也 見董誥錄。至於「省察」，雖以慎獨為歸，實亦有以兼知行之義，如《章句》「人不及知而已獨知之」云者 見《中庸》首章、《大學》「誠意」章，益有明據。則所謂「就身心、事物看」者，特其所以「知之」之條例耳，是不惟夫子「講學、省察」便見致知之說 見〈答曾光祖、項平父〉書，屢見於手書。揆以所論惟精、明善、集義諸說之旨 見廖德明錄及答包定之、余正叔書。主意曉然，決非分析牽強之類也。⁵¹

朴世采指出倘若將此圖象中的工夫論項目加以推廣衍伸，如「持敬」的工夫，雖就「小學」之修養而言，是行為容貌的莊整嚴肅，然進一步核實言之，則其深入意涵可包括靜時的存養與動時的省察等工夫於其中，更是融通於各工夫要點之內為其核心精神，「無往而不然」者，故圖中在「持敬」工夫下區分「動時工夫、靜時工夫」兩項，非強制性的增添概念，而是合理順當的。又，將其歸結至「尊德性」一目，此則如《朱子語類》中董誥所錄，朱子稱「尊德性、致廣大、極高明、溫故、敦厚，皆是說行處」⁵²，可見其中不乏「力行」之意義。至於「省察」一目，雖以「慎獨」為主要旨歸，看似偏向「力行」之修養，然「慎獨」之「獨」字，如《中庸》首章與《大學》「誠意」章之解，俱作「人所不知而已所獨知之地也」⁵³，則可謂兼容「知、行」兩面的意涵。承此而觀，圖中「就身心看、就事物看」兩語，正是指「獨知之地」而言，則正如〈答曾光祖〉一書所言：「大綱且得以敬自守，而就其間講論、省察，便是致知」⁵⁴，是以，將「講學、省察」兩項歸攝於「道問學」一條目，也該是可以理解與接納的。至於「惟精、明善、集義」等諸說，復可參看《語類》中廖德明所錄⁵⁵以及《文集》中〈答包定之〉與〈答余正叔〉兩函。⁵⁶凡此皆表示該圖式中的各工夫項目內涵豐富，意味悠長，但回歸到圖象的呈現上卻是命意曉然有序，脈絡清晰，絕非割裂離析的工夫項目之隨意的牽強拼湊而已。

除了指明〈為學之方圖〉中各語詞概念的根源來歷外，朴世采所作的〈圖說〉的另一個重點就是圖象意旨的掘發與再造，為什麼這麼說呢？因為相較於宋時烈平面性地求索各

⁵¹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卷 55，頁 19a-b。

⁵²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64，頁 1586。

⁵³ 宋·朱熹：《四書章句集注·中庸章句》，《朱子全書》第 6 冊，頁 33；《四書章句集注·大學章句》，頁 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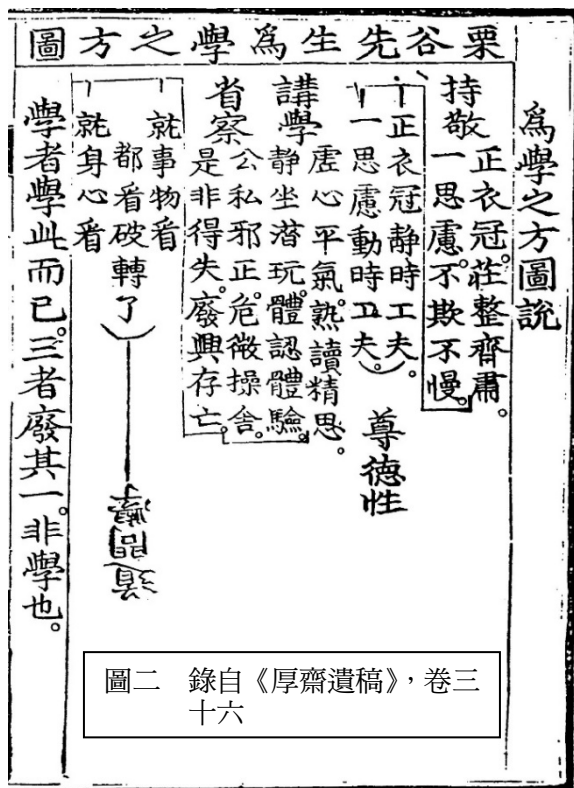
⁵⁴ 宋·朱熹：〈答曾光祖〉，《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61，頁 2971。

⁵⁵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78，頁 2018。

⁵⁶ 宋·朱熹：〈答包定之〉，《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4，頁 2586；〈答余正叔〉，《晦庵先生朱文公文集》，卷 59，頁 2851-2852。

語詞概念的義界與歸屬，從而提出質疑，朴世采則是立體式、延展性地闡發各語詞概念的關聯與深意，其文如下，且為求清楚地敘明其論點，茲再引一圖以供參看，但前文也已說明朴世采之〈圖說〉本無搭配圖象，故我們此處先借用金榦文集中的圖象（見〔圖二〕⁵⁷），作為參照資料。

其綱之三，固皆出於夫子之訓，指意已明，而其目之六，亦莫不有所本焉者。蓋「正衣冠」，以齊其外；「一思慮」，以一其內，本之所謂整齊嚴肅之意也。「熟讀精思」，以求其理；「體認體驗」，以致其知，本之所謂熟讀深思之意也；「危微操舍」，以審其幾；「興廢存亡」，以處其義，本之所謂加察於應接、思慮之間之意也。然而其言「熟讀精思、體認體驗」，而必先之以「虛心平氣、靜坐潛玩」，所以承上文「持敬」之功；及言「危微操舍、興廢存亡」，而必先之以「公私邪正、是非得失」，又所以究上文「講學」之效者，脈絡不紊，此則先生遵夫子本用《大學》之序也。其以「靜時工夫、動時工夫」分言於「持敬」，而並隸于「尊德性」；及以「就身心看、就事物看」，互言於「講學、省察」，而並隸于「道問學」。且於德性而順書之，問學而逆書之者，義理自別。此則先生推夫子并包《中庸》之意也。⁵⁸



可以注意到朴世采的論述語序並非從最上面的「持敬、講學、省察」三綱領說下來，而是

⁵⁷ 朝鮮·金榦：《厚齋遺稿》，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56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7年），卷36，頁7a。

⁵⁸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卷55，頁18a-19a。

從下方的諸多工夫項目中，擇取三組工夫論要項，即「一思慮」、「正衣冠」代表內、外兩面的「持敬」工夫；「熟讀精思、體認體驗」是通過「熟讀深思」以求理致知的講學工夫；「危微操舍、興廢存亡」是「加察於應接、思慮之間」的審幾處事之省察工夫。而三組工夫之間又有其關聯性，即在圖象中居下方的「熟讀精思、體認體驗」必基於上方的「虛心平氣、靜坐潛玩」之持守，方能知致理明，所以，這組工夫是承繼前項「持敬」工夫而來者；同樣的，居下方的「危微操舍、興廢存亡」，必對於上方的「公私邪正、是非得失」有所辨明，方能知幾適道，是以，這組工夫又是循前項「講學」而來的效驗。可見諸修養工夫之脈絡相關，卻又有條不紊，此正是栗谷先生遵循《大學》之序所作的安排。再者，將「持敬」工夫剖析『分言』為靜時、動時兩面，又可歸結於「尊德性」之下；將「講學、省察」工夫交換『互言』為身心、事物兩面，復統攝於「道問學」之下。此則是栗谷先生採納《中庸》之意而作的設計。

至於引文中「於德性而順書之，問學而逆書之者，義理自別」一語，單看此句話語，誠不易理解，然配合圖象來看，便可知所謂「順書」是指將「尊德性」由上至下順著書寫，而「逆書」，則反之，是將「道問學」三字由下而上，倒著書寫。故在〈圖說〉後段，朴世采又寫到：

而其所書「性、學」逆順，或平直而推之於「講學、省察」，或幹轉而反之於「持敬」。循環不輟，尤似本於大小相資，首尾相應之義或曰：德性是固有底，由內而發外，故順書之；問學是用力底，下學而上達，故逆書之。然恐涉於太巧，不如兩下分屬之為平正。更詳之。此誠先生所以建圖闡義，擴「持敬」之全體，會「省察」之偏言，使其一遵一變，融貫脗合，而遂通《庸》、《學》二書之法，兼致乎其極者《聖學輯要》舉〈敬齋箴〉、〈堂室記〉者已有此義，亦可謂百世以俟聖賢而不惑矣。⁵⁹

在這段引文的說解中，可以看到「尊德性」與「道問學」的順書與逆書，朴世采認為是「持敬」與「講學、省察」之間的互動關係的表現，即順書之，表示由「持敬」平直地推展落實於「講學、省察」之工夫中；至於逆書之，則是由「講學、省察」之具體修養反轉逆回到根源性的「持敬」工夫之中。一順一逆，形成整體修養工夫的迴環往復，無息不懈。這又令整幅圖式呈現出首尾相應，融通《庸》、《學》二典，以造乎其極的至善圖象。

言至此，不難體會到朴世采對〈為學之方圖〉之意涵的揭示，不論是揀選三組工夫論概念，進而說明「持敬、講學、省察」三者間的互動性關聯，還是補充《大學》與《中庸》

⁵⁹ 朝鮮·朴世采：〈為學之方圖說〉，《南溪集》，卷 55，頁 19b。

兩書作為全圖的典範架構，或者是由「尊德性、道問學」的順逆書寫方向，展示修養工夫的往復不輟等，皆帶有其個人的創造性詮釋，故或可稱其〈圖說〉之作是對該圖象之意旨的重新掘發與賦予深意。

正因為如此，當他將此〈圖說〉公佈昭示於學界時，自然引發種種的質疑與討論，如李箕洪提到：「〈圖說〉中『因其舊，《大學》之矩度；衍其新，《中庸》之戶逕』云云者，未詳所指，亦乞示諭。」⁶⁰宋時烈也留意到他所看到的〈為學之方圖〉沒有逆書倒寫的字樣，但是「曾見朴和叔所示舊圖，則有倒寫條目，而此則無之，豈亦以為怪事而改之耶？」⁶¹同樣的問題，在上面的獨立引文中，可以看到朴世采記下：「或曰：德性是固有底，由內而發外，故順書之；問學是用力底，下學而上達，故逆書之。然恐涉於太巧，不如兩下分屬之為平正。更詳之」的一段話，這裡的「或曰」，又是何許人也呢？其實這段話就是尹拯在閱讀朴氏的〈圖說〉後，提出的四點修正意見中的第三點，且在接獲尹氏的批評意見後，朴世采回覆云：「唯其逆書一段，反復思繹，難可膠守。謹以所論固有用力兩款，分註其間，而又以『更詳』結之。未知因此遂免於專汰之咎否也？」⁶²可見朴氏聽取了尹拯的意見，但並無意修改，而是採用兩存其說的方式，以註語小字的形式保留在〈圖說〉中，暫待爾後的思考。

更有意思的是，尹拯接續著這樣的思考，後來在辛巳年（肅宗二十七年，1701 年）寫作了〈題為學之方圖〉一文，這篇文章在開頭處首先標舉了「學者學此而已，三者廢其一，非學也」⁶³這樣的一句話；接著，表列出「為學之方圖」的圖式，然後以挪移（上下欄位）及空白大圈「○」的形式徵引了十一段文獻，來佐證說明此〈為學之方圖〉的語源出處，其中所徵引者，大致上同於朴世采〈圖說〉所引錄者，只有「體認便是致知」⁶⁴這一條出自《朱子語類》的文句是新的材料，其摘引的目的也是為了要回應「體認」一條目何以安置在「講學」之下，而可收攝於「道問學」一問題。之後，乃是一段尹氏為此圖所撰寫的題辭，文曰：

⁶⁰ 朝鮮·李箕洪：〈與玄石〉，《直齋集》，卷 5，頁 31a。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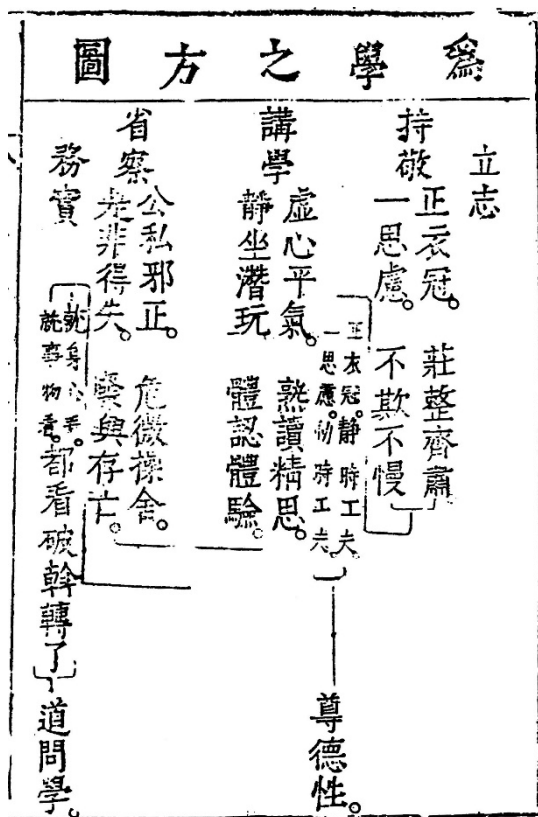
⁶¹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丁巳正月二十九日）·別紙〉，《宋子大全》，卷 91，頁 4b。

⁶² 朝鮮·朴世采：〈答尹子仁（庚申二月十八日）〉，《南溪集》，卷 28，頁 40a。

⁶³ 朝鮮·尹拯：〈題為學之方圖〉，《明齋遺稿》，卷 30，頁 4b。

⁶⁴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 115，頁 2771。

右即栗谷先生所為圖也，而牛溪先生嘗抄朱子書，題曰「為學之方」，其中有〈答林伯和〉一書，此圖即因此書而為之者，而亦以「為學之方」為目，則兩先生之所共訂定，可見也。原圖「道問學」三字倒書之，說者以為與「尊德性」相對為首尾，故象其相向也。然恐太涉安排，故直書之。所謂「立志」、「務實」二目，則拯之僭取兩先生之意而添之者也。蓋非「立志」則無以始，非「務實」則無以終。此《擊蒙要訣》及《聖學輯要》，皆以「立志」為首章，而〈學方〉所摭諸書，無非實下工夫之意故也。……此圖雖初學之士，皆可曉然可見，而該遍的當，徹上徹下，真為學之要方也！學者其盡心焉。⁶⁵



圖三，錄自《明齋遺稿》，卷三十

尹拯堅定的表示〈為學之方圖〉即是栗谷先生所作，他認為成渾曾編輯一部名為《為學之方》的朱子文獻選集，而栗谷此作，即根據集中所錄〈答林伯和〉書而謀篇研製者，所以，這兩部作品可以視為栗谷、牛溪兩位先生共同商討、訂定者。至於後面兩點對於圖意的探討，則須配合左側尹拯所微調修正的〈為學之方圖〉（〔圖三〕⁶⁶）來參看。

尹拯在〈題辭〉中表明他個人對這幅圖式的兩點修正意見，一是原圖左下方的「道問學」三字本是由下而上「倒書」的狀態，而「說者」（案：即朴世采）以為如此正與「尊德性」正反雙向，形成首尾相應，但尹拯認為這樣的安排設計，恐怕過於牽強斧鑿，因此，不如改為「直書」即可。二是他在圖象的前後加強補上「立志」與「務實」兩概念語詞，因為非「立志」無以開啟成聖之學的修養，無「務實」踐履無以終成開務成物的道德實踐行動。尹氏也說到後一項補充意見，雖然是他個人提出的觀點，但是從栗谷先生所編《聖學輯要》、《擊蒙要訣》兩書言，皆以「立志」為首章，而前述所提及的〈為學之方圖〉通

⁶⁵ 朝鮮·尹拯：〈題為學之方圖〉，《明齋遺稿》，卷30，頁5a。

⁶⁶ 朝鮮·尹拯：〈題為學之方圖〉，《明齋遺稿》，卷30，頁7a-b。

篇的文獻根據，無一不是在傳達「實下工夫」的重要性，所以，他所做的補充應該是合理、可接受的。

從上述尹拯的〈題為學之方圖〉來看，不僅反顯朴世采的〈圖說〉詮釋，恐有過度引申、演繹之嫌；且若跳脫師門後輩對栗谷的信持與抬舉，⁶⁷單就他對〈為學之方圖〉的補充修訂（增補「立志」與「務實」兩概念）來看，可見單單揭舉「持敬、講學、省察」這三項修養工夫是否足以充分表達為學修持的全部工夫要點呢？這是值得思考問題，也是後續關於此圖的改繪的重點所在。

接著，讓我們來看另一篇金榦撰作的〈為學之方圖說〉。

金榦的文章幅相當大，略可概分為三個部分，一是「解剝圖體」，意即針對圖象中詞語概念的位置安排與線條符號進行說明；二是說明「持敬、講學、省察」這三項工夫綱領的先後次序與相互關聯；三是回應、辯駁各種的質疑論點。然以下闡述不全然順著該文的內容順序，而是就其能與朴世采、尹拯兩人相互補充、對照的觀點來進行說明。

首先，金榦比朴世采更明確地將〈為學之方圖〉中的諸工夫論要點歸結到傳統經典之上，彼云：

〈為學之方圖〉即栗谷先生所嘗手畫，以示來學者也。榦謹按此圖，其綱有三：曰「持敬」、曰「講學」、曰「省察」。此蓋出於朱子〈答林伯和〉書。所謂「持敬」者，蓋言涵養本源之工，即《小學》之事也。所謂「講學、省察」者，蓋言格物致知之工，即《大學》之事也。至於所謂「尊德性、道問學」者，是修德凝道之大端，即《中庸》之事也。凡為學之道，必先涵養於《小學》，次又進之於《大學》，而終必會極於《中庸》，此先生所以合三書之說，而以為此圖者也。⁶⁸

金榦於〈圖說〉中開宗明義第一句話便表明此圖為栗谷先生親手繪製以教示從遊學子者，並再次強調圖中將「持敬」、「講學」、「省察」三個修養綱領並陳的論點實淵源自朱子的〈答林伯和〉書。且更進一步來說，「持敬」是涵養本源的《小學》工夫，「講學、省察」是《大學》所謂的「格物致知」之修養，而「尊德性、道問學」則是修養品德、凝集道義的核心要旨，當屬《中庸》之事。而舉凡為學之道正是要由《小學》的持敬涵養做起，繼之以《大學》的「格物致知」之操持，最後，方終成、會極於《中庸》之道。是以，栗谷先生便是

⁶⁷ 案：尹拯的師承淵源為：李珣→金長生、金集→宋時烈→尹拯。尹氏之父尹宣舉（美村，1610-1669）與宋時烈同門，同為金集的門人弟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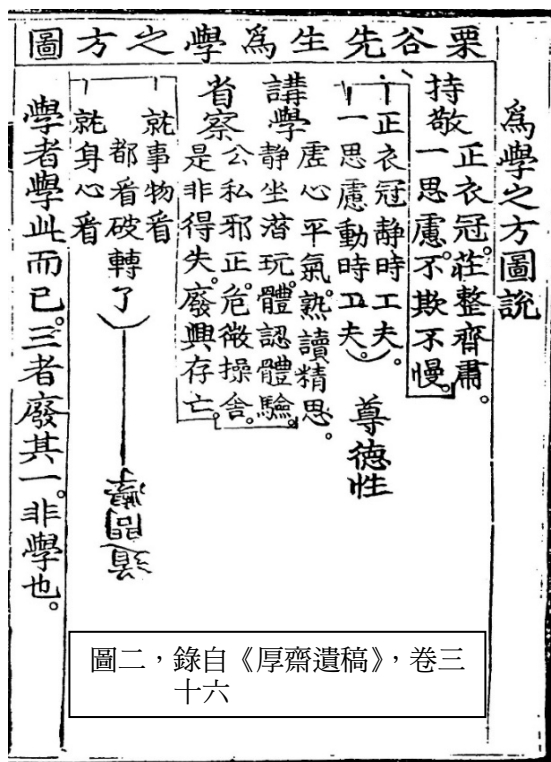
⁶⁸ 朝鮮·金榦：〈為學之方圖說〉，《厚齋遺稿》，卷36，頁7b。

統合此三書之說而研製此圖的，如此說來，此圖的構製不僅踵步於朱子之說，更可謂於先聖的典籍實有所承，而無需質疑、致辯的。

第二，圖中「尊德性、道問學」這一組語詞牽涉到順書、逆書的標示方式，朴世采曾為倒寫「道問學」一詞做過說明，但是遭到尹拯的非難，所以，最終兩存其說。但是金榦相當贊同朴氏的說法，他認為順書、逆書的標示方式，其實是考量觀看的角度與修養工夫的進路問題，即「順看，則先之以《小學》涵養之工夫；逆看，則先之以《大學》格致之工夫」，圖中兩者對列，又是充分表達「首尾順逆之序也」⁶⁹，於是曰：

若夫順書「尊德性」者，蓋此圖順看則起於「涵養」之事，推以至於格致之功由《小學》至《大學》，即朱子所謂「敬者，一心之主宰，萬事之根本，此心既立，《小學》之事，由是格物致知，以盡事物之理，則《大學》之事，所謂『尊德性，而道問學』」者也《中庸》之事。由涵養而進窮格，其序自不得不順書也。逆書「道問學」者，此圖逆看，則起於格致之事，而轉以至於涵養之工 先格致而後正修，即朱子所謂「痛理會一番，如血戰相似，然後涵養將去。若未識得，涵養個甚。」且《中庸》明善先於誠身，《論語》博文先於約禮者，皆是也。先格致而後涵養，其勢自不得不逆書之；或以順看，則便循序而順書之；或以逆看，則又因勢而逆書之。豈不以作圖示人，必須如此，然後其意方明白而易曉也。⁷⁰

承繼前面稱「持敬」為《小學》入手工夫、「講學、省察」為《大學》格致修養的論點，順書「尊德性」，便是順此圖之序，從右到左，從「持敬」的涵養工夫推到「講學、省察」的格致修養，這是從《小學》



⁶⁹ 朝鮮·金榦：〈為學之方圖說〉，《厚齋遺稿》，卷 36，頁 10a-b。

⁷⁰ 朝鮮·金榦：〈為學之方圖說〉，《厚齋遺稿》，卷 36，頁 8b-9a。

進至《大學》的為學路向，正如朱子在《大學或問》中所云，以「持敬」之工夫確立以己心作為生命之主宰，繼之方能就所接觸之事物，探索窮究其理則。反之，逆書「道問學」，則是顛倒此圖之序，從左到右，以「講學、省察」的格致修養為起點，對於事物之理有所體會與掌握後，繼之以融釋涵養的工夫，這是《大學》談三綱八目所說的「先格致，而後正修」的成學路向，正如朱子在《語類》中回應「致知」與「涵養」兩者孰先孰後之說，⁷¹也合於《中庸》言「明善」先於「誠身」、《論語》曰「博文」早於「約禮」之語序一般。是以，就此兩方向而觀，以「涵養」與「格致」之先後順序思考之，則見順書、逆書兩者俱有其必要性而缺一不可，故圖中做此順書、逆書的標記展示，其緣由也可曉然明白。

接著，順著修養工夫的先後、輕重次序來思考，也可以看到金榦的觀點又是對朴世采之說的再一次附議，他說：「以本源之工言，則『持敬』為重；以研幾之事言，則『省察』為重。」然「講學」工夫又「得居二者之間，直承乎『持敬』，互資於『省察』，而又重於二者，此則綱之所以有序也。」再者，「『持敬』者，必先『正衣冠，莊整齊肅』，而防之於外，然後可以『一思慮，不欺不慢』，而誠之於內也。『講學』者，必先『虛心平氣，熟讀精思』，而講明於書，然後可以『靜坐潛玩，體認體驗』，而有得於己也。『省察』者，必先精審其『公私邪正，危微操舍』之幾於吾心之中，然後可以明辨其『是非得失，廢興存亡』之分於事為之間也。此則目之所以有序也。」⁷²如此理解下，便可見整幅〈為學之方圖〉實具有綱舉目張之工夫次序與實效。

然無論上文的順書、倒書構成修養工夫的循環不輟，以及此處闡明各工夫項目的「大小相資，首尾相應之義」，皆意在呈現「持敬、講學、省察」三個工夫綱領，乃至「正衣冠，莊整齊肅，……是非得失，廢興存亡」等十二項修養細目彼此之間的實施著力的先後次序，以及動態的相互關聯性，但這一點，實在說來，於〈為學之方圖〉靜態平列的圖象展示中，並未能具體呈現出來（除非使用箭頭符號「→」表達概念間的動態關聯），所以，當可視為這是朴、金二人對於圖象意旨的創造性掘發與意義再造工作，且此在同時，也突顯出〈為學之方圖〉在圖象表意上的可能缺憾，也就是說，左右平列的靜態圖式與上下（內外）直貫的動態圖象，在意涵的表述與觀者的領受與解讀上是有所不同的，這一點在後面論及〈為學之方圖〉的改繪圖象中，將會有更清楚的展示。

第三，金榦寫作〈圖說〉的另一重點便是對該圖的質疑與批判進行回覆，其主要回覆的質疑有：一、此圖闕却「力行」一邊；二、將「省察」屬於道問學，有可疑之處；三、

⁷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9，頁152。

⁷² 朝鮮·金榦：〈為學之方圖說〉，《厚齋遺稿》，卷36，頁9b-10a。

將「體認體驗」一條歸屬於「講學」下細目，或有不當；四、將「廢興存亡」一條屬之「省察」下細目，亦有未安；五、涵養與格致，是否可有順、逆之序？

以上五點質疑基本上都是由宋時烈等人所提出者，而朴世采在其所作〈圖說〉中也有相當程度的回覆，至於金榦的申辯意見，則是更鉅細靡遺地從朱子說法的舉證、以義理觀點的推衍發揮，以及栗谷先生本人的相關論述等三種方式盡其所能地消弭質疑。

最終，金榦在文末給予此圖極高的評價，他說：「大抵先生此圖，綱目雖簡，而旨意甚廣。字數不多，而包括甚大。次第分明，而脈絡貫通。條理精密，而首尾相應。」⁷³

總上所述，朴世采、尹拯、金榦三人為〈為學之方圖〉進行了詳盡的補充說明，更回應了種種質疑與批評意見，甚至創造性地掘發圖中各概念語詞的深刻義涵，以評定該圖當為栗谷先生所作。這些觀點的闡述看似言之鑿鑿，然而，實際上，並未形為定論，此圖始終成為爭訟的焦點，贊同或反對的意見仍層出不窮，惟最後，在一七四四年，李緯彙整、總結栗谷先生之詩文作品以成《栗谷全書》一著作時刻意刪去該圖後，⁷⁴方形成畿湖學派的基本共識。⁷⁵

此外，另一個值得探討的議題是，這幅圖式的流傳經歷了正反意見的討論，同時也發展出對這幅圖象的修訂與改繪工作，這一點適足以作為朝鮮儒學「以圖論理」一學術傳統的極佳案例，從中也能引發我們對於朱子學工夫論的深刻思考與啟發。

四、圖式重繪中的思想意涵

也就是說，此一〈為學之方圖〉的進一步延伸思考問題是：倘若不滿意這幅圖象，則心目中正確的為學修養工夫當該為何？意即是否可將這幅圖象進行修訂以繪製出正確的修養工夫論圖式呢？

再擴大來看，若此圖象是建立在成渾輯錄朱子的修養工夫綱領而成的《為學之方》一書的基礎上，則朱子的修養論是否如同〈為學之方圖〉中所述及的「持敬、講學、省察」

⁷³ 朝鮮·金榦：〈為學之方圖說〉，《厚齋遺稿》，卷 36，頁 12b。

⁷⁴ 案：李緯刪去〈為學之方圖〉的理由，除了信從宋時烈之評斷外，他也曾親自考察了該圖的存錄情形，認為「此圖之為先生自作，元無明白可證之端」，且據其可能寫作時間，認為縱使此圖為栗谷所作，也是「在少時無疑」，故最終，「不敢仍存此圖，以滋後人之惑。」見朝鮮·李緯：〈書栗谷續集為學之方圖後〉，《陶菴集》，卷 24，頁 31b-32a。

⁷⁵ 案：但是，反對李緯刪汰〈為學之方圖〉者，亦有之，如申晳（直菴，1696-？）作〈書栗谷先生集後〉，便認為李緯此舉是「以私意偏見，擅自毀改，亂用手勢者」。見朝鮮·申晳：《直菴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 216 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0 年），卷 10，頁 27a。

這三項便已足夠？是否該如尹拯所言，宜納入「立志」、「力行」等其他工夫項目呢？或是當以「致知、力行」、「尊德性、道問學」等工夫準則來規劃圖式的架構？再進一步來思考，圖象中，這幾個工夫綱領中，彼此之間是否存在先後、本末的次序關係？如「持敬」與其他修養工夫項目又有何種關聯性呢？

有類於上述諸問題，在這場往復論議的過程中，尹拯也曾致函同俞榮（市南，1607-1664）進行請益以及意見的交流，俞榮回覆道：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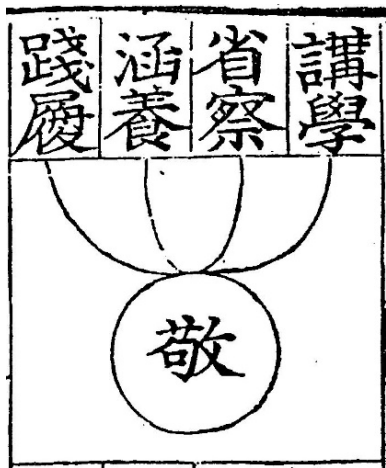
所詢栗谷〈為學〉之圖，竊嘗以為未安，此果先生之手畫者耶？僭不敢妄議。然為學之方，亦有綱領條目。以為學之綱領言之，存養、省察、致知、力行四者是也。以工夫之節目言之，存養即存天理，而其工則在於戒慎不睹，恐懼不聞之地；省察即遏人欲，而其工則在於事物方至，思慮方萌之時；致知即盡心之事，而其工則在於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中。力行即止至善之事，而其工則在於非禮勿視、非禮勿聽上。存養，體之靜於內也；省察，用之動於外也。致知，知之在於內也；力行，行之在於外也。其體用、動靜、知行、內外之間，常主一無適，而惺惺不昧者，敬也。真實無偽，而孜孜不已者，誠也。故「敬」於此也，為成始成終之要；「誠」於此也，為不息不措之要，而通動靜、貫內外者也。⁷⁶

俞榮表示自己對於〈為學之方圖〉為栗谷先生所作一問題，持保留態度，實際上來說，他不接受該圖為栗谷之作品，尤其針對「為學之方」一議題，他個人的體會是：應該要有「存養、省察、致知、力行」這四個項目，也就是說，他不同意該圖中所列舉的「持敬、講學、省察」三個項目。且進一步解釋說：「存養」就是在不睹不聞的未發之處，戒慎恐懼地存養天理；「省察」是在事物方至、思慮方萌的初發之幾，遏止人欲流行；「致知」是藉由博學、審問、慎思、明辨等工夫，充盡吾人心知之明；「力行」則是著力於非禮勿視、聽、言、動，使吾人之一舉一動均無過猶不及，而止於至善的修養。復次，「存養、省察、致知、力行」四者可分別就「體用」、「內外」、「動靜」、「知行」等概念加以解析。不過，總括而論，無論其著力施為之面向有別，俱有主一無適而惺惺不昧的「持敬」工夫與真實無妄且孜孜不已的「至誠」修養內在其中，因為「敬」實為所以能成始、成終之根本要領，而「誠」則為能夠堅持永不止息、絕不捐棄之核心要素。易言之，「敬、誠」二者，又是「存養、省察、致知、力行」四項工夫的根本內核。

⁷⁶ 朝鮮·俞榮：〈答尹仁卿·又〉，《市南先生別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117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3年），卷6，頁14b-15b。

有意思的是，俞樾更本著上述的觀點，自己另外研製一圖，以就教於宋時烈。宋氏雖未直斥其圖為非，但不同意「誠、敬」並舉之說。可惜查閱俞樾的文集，並未得見該圖留存。但他的說法與做法，正呼應上方的思考，若學者不認同現存據稱是栗谷所作的〈為學之方圖〉，則交由他來繪製同一主題的圖象，他又會如何研製這幅圖型呢？

或許就在俞樾的激發下，又或者是門人弟子李箕洪的反覆追問之下，質疑該圖最力的宋時烈本人便曾繪製出一幅〈改作為學方圖〉，並述其理由如下：



圖四，宋時烈〈改作為學方圖〉

舊圖無「涵養、踐履」，只於「持敬」有「正衣冠、一思慮、莊整齊肅、不欺不慢」四條，此皆涵養之工，而恐不可以「持敬」總之。蓋「持敬」工夫，一動靜，貫始終，不可偏為一事，與「講學、省察」等列也。且「踐履」實是大節目之不可廢者，而此圖無之，可疑。……以愚觀之，則此舊圖，未免有疏脫不精之病，故竊疑其非出於栗谷先生，而諸友固執以為非栗谷先生，則決不能作此，愚亦不敢質言，欲取正於堂上人而不可得耳。試為新圖一件，以質其同異得失之端焉。⁷⁷

從上圖（圖 4）可以清楚地看到宋時烈故意刪去各綱領下的細目，其原因不外乎「體認體驗」與「廢興存亡」兩工夫項目的歸屬錯誤，以及「持敬」工夫下的四個細目（正衣冠、莊整齊肅、一思慮、不欺不慢）與其稱為「敬」之工夫，實則更近於「涵養」工夫，所以，為避免支蔓，不如將諸細目一概捨去。再者，於原有的「講學」與「省察」兩修養綱領之後，更增列「涵養」與「踐履」兩項，宋時烈雖未詳細說明增添的原因，但本於朱子的工夫論觀點，不難理解「涵養」與「省察」兩者本屬「未發」與「已發」兩時節之工夫綱領，甚為必要；而「踐履」則與「講學」相對，分屬「知、行」之兩端，且葺補上「踐履」一項，也正呼應前文述及宋時烈質疑〈為學之方圖〉「無『力行』一大綱，大段欠闕」的說法。此外，宋時烈也特別注重「持敬」工夫，他認為「持敬」的修養當貫徹於工夫起點、發端，且直至完結、終點等所有的時節，同時也包括了動靜、已發未發等各種面向，故「敬」之一字，不可與「講學、省察、涵養、踐履」並列，而是融攝在這四個工夫綱領之中，為其得以成立的根本核心，是以，有由「敬」延伸出四條路線灌注於四項工夫綱領的圖象呈

⁷⁷ 朝鮮·宋時烈：〈答李汝九（丁巳正月二十九日）·別紙〉，《宋子大全》，卷 91，頁 3b-4a。

現。最後，仍是感歎彼認為〈為學之方圖〉非栗谷所作，卻不為諸年輕學友所接納，只好另製此圖以展示觀點的異同。

從上述的分析，可以看到宋時烈的〈改作為學方圖〉，相較於〈為學之方圖〉更為簡扼精要。又，此〈改作為學方圖〉的流傳，⁷⁸同樣引發後繼學者的關注與疑惑，如趙有善（蘿山，1731-1809）曾向前輩學人提出他的困惑：

尤菴論栗谷〈為學圖〉多所改正，以「講學、省察、涵養、踐履」為目，以「敬」總之。程子曰：「涵養須用敬」，「涵養」是屬敬，而必以敬通貫四目，何也？且「涵養」是本原工夫，則為第一目而置於第三，又何也？「省察」屬知耶？行耶？⁷⁹

他說：根據程子「涵養須用敬」一語，則「涵養」便是持敬工夫的施力處與內涵所在，何以又要以「敬」來貫通「講學、省察、涵養、踐履」四個工夫綱領呢？且若謂「涵養」是根源性的「未發、立大本」工夫，應屬首要者，又為何僅羅列在第三目？再以「知、行」的概念來檢視這四項工夫綱領，則「省察」究竟屬知還是行呢？

面對趙有善的提問，金履安（三山齋，1722-1791）特別為此圖象進行一番解釋與說明，他說：

竊觀先生之意，蓋以「知」與「行」為為學始終之大綱，而「省察、涵養」者，乃其中間工夫。又就二者而分之，則「省察」之辨別善惡，實由於「知」，故承於「講學」之下；「涵養」之持守本原，為「行」之本，故處於「踐履」之上。而又以一個「敬」字，總括乎四者，則亦未嘗不歸重於本原也。⁸⁰

關於「講學、省察、涵養、踐履」四項工夫綱領的排列順序問題，金履安認為當是本於「致知、力行」兩者為學問工夫的始、終兩端而論，即「講學」屬知，「踐履」屬行，故可分別安置於起始點的第一位與善成處的最末位。至於「省察、涵養」便是居處於始、終兩端之間的工夫綱領，因此，更進一步，就此二者而觀，「省察」旨在明辨善惡是非，所以，

⁷⁸ 案：如李箕洪曾將其師宋時烈的〈改作為學方圖〉寄示李喜朝（芝村，1655-1724），同他一起分享、討論。見朝鮮·李箕洪：〈答同甫〉，《直齋集》，卷6，頁33a-34b。

⁷⁹ 朝鮮·趙有善：〈與三山金公〉，《蘿山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續》第93冊（首爾：民族文化推進會，2010年），卷2，頁10a。

⁸⁰ 朝鮮·金履安：〈答趙樂之〉，《三山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238冊（首爾：景仁文化社，2001年），卷4，頁1b。

可接續於屬乎「知」之講明義理的「講學」工夫之後；而「涵養」重在持守保聚內在本源，如此方能為力行實踐之基，故可置於「踐履」之前。最後，又以一個「敬」字總括四項工夫綱領，可見其為重視學問修養的本原之論。

不過，金履安在此段引文之後也提到多點貌似相衝突，可再深入思考、相互辯證的問題點，如未發時「涵養」與已發時「省察」的先後順序問題（圖中先「省察」後「涵養」的位置排列與之不符）；敬是主於「涵養」一端，還是「聖學之所以成始成終者」⁸¹一要訣；「省察」究竟當該屬於「知」還是「行」等等。所以，最終他提出「大抵聖賢之言，橫豎錯綜，各有所指，而不害其同歸。惟嘿觀其正義所在，而求以會通焉可也」⁸²的寬慰之語。

但相當有意思的是，並非只有俞榮、宋時烈兩人改繪〈為學之方圖〉，宋時烈的嫡傳弟子韓元震（南塘，1682-1751）⁸³也曾發覺到《栗谷續集》中所載〈為學之方圖〉「其名位布置之際，工夫節目之間，頗有可疑」，於是自行另外改繪一幅同名作品，來傳達他個人所體認的「為學之方」，如右側〔圖5〕⁸⁴所示。

但是，在繪製此圖之後，韓元震才赫然發現原來太老師宋時烈對此問題已曾有過論議，並曾改繪圖式，於是便已在己圖後方記下一段案語：



圖五，韓元震〈為學之方圖〉

後得尤菴先生答直齋李公書，讀之，深以

栗谷圖為未安，而且以為非先生所作，仍改作一圖以示之，其圖大概與愚圖不異云。

85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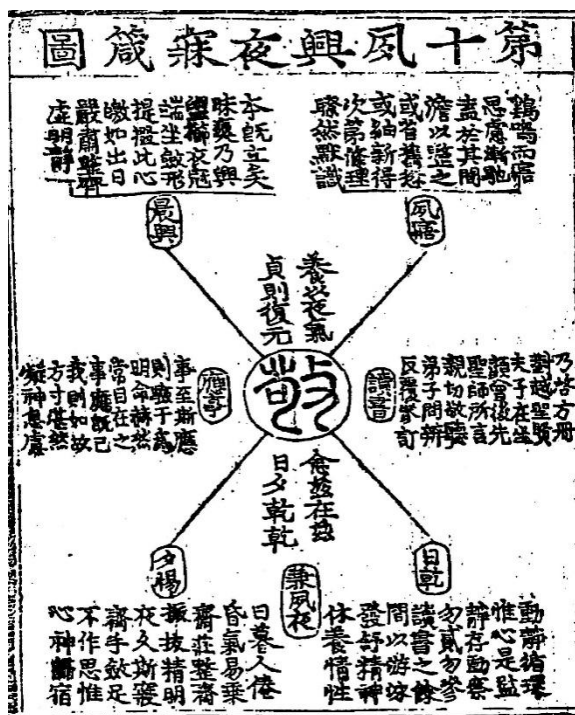
⁸¹ 宋·黎靖德編：《朱子語類》，卷12，頁207。

⁸² 朝鮮·金履安：〈答趙樂之〉，《三山齋集》，卷4，頁2a-b。

⁸³ 案：韓元震的師承譜系為：宋時烈—權尚夏（遂庵，1641-1721）—韓元震。

⁸⁴ 朝鮮·韓元震：《經義記聞錄》，朝鮮景宗二年序刊本，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第2輯·經部第14冊（重慶：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北京：人民出版社，2010年），卷6，頁21b。

⁸⁵ 朝鮮·韓元震：《經義記聞錄》，卷6，頁22a。



圖六，李滉〈夙興夜寐箴圖〉

韓元震委婉地表達自己發明的圖式與宋時烈所作〈改作為學方圖〉沒有太大的衝突與歧異，是否真是如此呢？筆者認為此說大抵上是可以接受的，因為宋時烈的〈改作為學方圖〉主要增列「涵養、踐履」於「講學、省察」之後建立四項工夫綱領，並以線條標示此四者當有「敬」之工夫統貫其中，而韓元震的圖式中，也是增列「存養」，作為「戒懼乎其所未睹，恐懼乎其所未聞」的靜時工夫，以與「事之方來，念之方萌」的動時工夫——「省察」相互對舉；又改原有的「講學」綱領為「致知」，標明其內容為「博學、審問、慎思、明辨」，並增

列

以「四勿（非禮勿視、聽、言、動）」為

內容的「力行」來與之對勘，以構成「存養、省察、致知、力行」的四方架構，再以成始成終的關鍵核心——「敬」居中處之，並於「敬」字下方載明「常惺惺法、整齊嚴肅、主一無適」等語標明其工夫細目，再以輻射四方的線條說明其為「通動靜、貫知行」的工夫要領。所以，無論是四個工夫綱領的選取（只是名稱上有所不同），還是以「敬」作為四個綱領的修養基礎以及內在的核心精神，韓元震的圖式內涵與宋時烈的圖象內容確實是不相違背，可相互融通的，兩人之間較大的差別只在名稱的選用（如涵養與存養、講學與致知）、工夫細目說明的有無，以及圖象呈現的結構形式。而最後一點，圖象的結構樣式問題，筆者以為韓元震的圖式當是取法自元代儒者王柏（魯齋，1197-1274）的〈敬齋箴圖〉，該圖後來為李退溪選錄，收入為《聖學十圖》的第九圖，並仿效之而繪製出第十圖〈夙興夜寐箴圖〉（請見〔圖六〕⁸⁶），筆者以為這樣以單一觀念（或字詞）為中心，向四方發散輻射，或由上下左右的四方觀點向內收攏聚合於一核心概念的圖象模型相較於宋時烈的上下兩向的線條連結，來得更立體、更生動地表述出「敬」之工夫修養與其他四大工夫綱領間的動態關聯。

⁸⁶ 朝鮮·李滉：〈進聖學十圖劄〉，《退溪先生文集》，卷7，頁33b。

接著，最後一個令人感興趣卻難解的問題是：朴世采所發掘的這幅〈為學之方圖〉究竟是否真為李栗谷散佚的性理圖作品？其真實性如何？

筆者以為，以審慎的考證觀點來說，正反雙方都拿不出確實的直接憑據，證明或否決該圖為栗谷本人親手研製的圖象作品，而多半是從思想觀點的角度提供推證看法或質疑觀點，或者查考各概念語詞的出處來源，以構成間接的證據。是以，筆者較同意宋時烈的推斷：此圖「或是他人呈稟而誤入於草本者」一說，其原因有二：

第一，倘若我們從《栗谷全書》中尋索可能的內證時，我們會發現，栗谷重視的修養工夫綱領，並非〈為學之方圖〉中的「持敬、講學、省察」三條目，而是「居敬、窮理、力行」三項，如他在〈道峰書院記〉中說：

後學之居是院者，誠能捐去俗習，一意以居敬、窮理、力行為深造之功夫，相觀而善，相責而改，日趨乎居安資深之域，則可謂能報先生之思者矣，瞻拜廟廷，可無愧矣。⁸⁷

該書院的設置，乃因地方官員感念趙光祖（靜庵，1482-1519）生前酷愛道峰山的泉石景色，曾多次往還憩息，於是在設立書院後，亦規劃有趙先生祠堂。所以，栗谷特於此〈書院記〉中發揮他對於深造有道之功的看法，其要點即在「居敬、窮理、力行」這三項工夫綱領。

有意思的是，栗谷所編著名的《聖學輯要》、《擊蒙要訣》兩書，除了如尹拯所言，特重「立志」一條目以為修已成德之第一步外，也同樣標舉「居敬、窮理、力行」這三項工夫綱領，彼云：

臣按：修己之功，不出於居敬、窮理、力行三者。於此章，略發其端，其詳在下。⁸⁸

居敬以立其本，窮理以明乎善，力行以踐其實三者，終身事業也。⁸⁹

由此可見，栗谷所注重的修養工夫之綱領為「居敬、窮理、力行」這三項，而非〈為學之方圖〉中所展示的「持敬、講學、省察」三者。這也就表示在栗谷先生的著作中，或未見

⁸⁷ 朝鮮·李珣：〈道峰書院記〉，《栗谷全書》，卷13，頁498。

⁸⁸ 李珣：《栗谷全書·聖學輯要》，卷20，頁792。

⁸⁹ 李珣：《栗谷全書·擊蒙要訣》，卷27，頁1139。

存在關於〈為學之方圖〉一圖象內涵的直接表述，尤其是栗谷所強調、標舉的工夫綱領更與之頗有出入，兩相比較，〈為學之方圖〉中「講學」一項或可相當於「窮理」一目，但圖中「講學」一項包括「虛心平氣、熟讀精思、靜坐潛玩、體認體驗」四細目，而《聖學輯要》〈窮理章〉則取「格物致知」義，其內容包含甚廣，是以，在標題下特引程子之語曰：「凡一物上有一理，須是窮致其理。窮理亦多端：或讀書，講明義理；或論古今人物，而別其是非；或應接事物，而處其當否，皆窮理也。」⁹⁰再者，圖中有「持敬」一項，也看似與栗谷文集中的「居敬」相同，但是細查其意旨，便可體會〈為學之方圖〉的「持敬」重在「正衣冠、一思慮」的初學入手工夫，而《聖學輯要》雖然在章節安排上，將「居敬」安排在「窮理」之前，作為第三章「收斂章」，表示「今取敬之為學之始者，置於窮理之前，目之以收斂，以當小學之功」，但核實說來，「居敬」工夫的全面意涵乃是作為修德成聖之學之所以能成始成終的根本關鍵，栗谷云：

敬者，聖學之始終也，故朱子曰：「持敬是窮理之本」，未知者，非敬無以知。程子曰：「入道莫如敬，未有能致知，而不在敬者。」此言敬為學之始也；朱子曰：「已知者，非敬無以守。」程子曰：「敬、義立，而德不孤，至於聖人，亦只如是。」此言敬為學之終也。⁹¹

準此而論，栗谷對於「居敬」工夫的理解與掌握，實是較接近於宋時烈、韓元震兩人改繪圖式，強調「敬」之工夫為其他工夫綱領之內涵精神之義。

至於第三點的「力行」以及〈為學之方圖〉圖中的「省察」這兩者則是兩肇間最大的分歧。詳觀《聖學輯要》一書，可以發現栗谷將「省察」一目的相關內容（公私邪正、危微操舍、是非得失、廢興存亡）安排在第八〈正心章〉與第九〈檢身章〉之中。如此一來，反面觀之，正如宋時烈所質疑的，〈為學之方圖〉圖中缺漏「力行（踐履）」一項工夫綱領，所以，要將這幅圖象作為栗谷本人所擘劃的儒學工夫論圖型，恐怕與栗谷的著作所強調的工夫綱領有所不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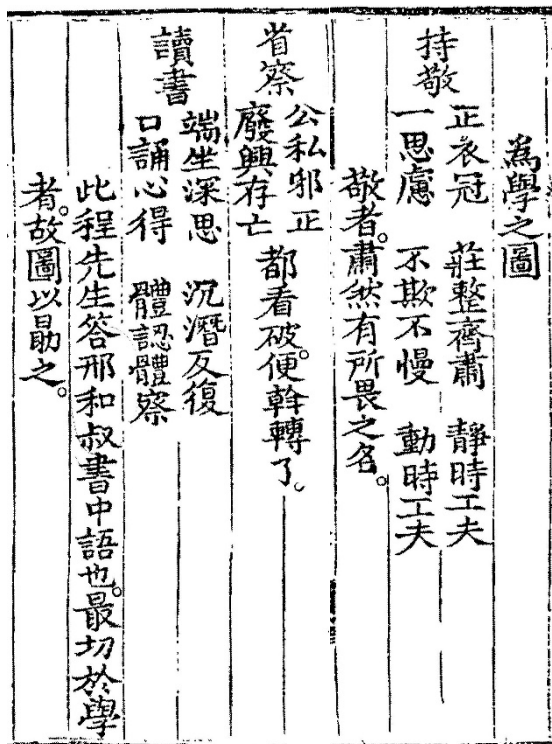
第二，於研究過程中，更發現到與栗谷約略同時，年少栗谷五歲，身為退溪門人弟子的李德弘（艮齋，1541-1596）竟曾作有〈為學之圖〉（見〔圖七〕⁹²），該圖象的內容文字與布局結構幾乎雷同於〈為學之方圖〉，細加照勘，可以發覺兩者的差異在：

⁹⁰ 李珥：《栗谷全書·聖學輯要》，卷20，頁805-806。

⁹¹ 李珥：《栗谷全書·擊蒙要訣》，卷20，頁799。

⁹² 朝鮮·李德弘：《艮齋集》，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編：《韓國文集叢刊》第51冊（首爾：景仁文化社，1996年），卷7，頁30a-b。

第一、此圖以「持敬、省察、讀書」三者為工夫綱領，後兩者的順序不同於〈為學之方圖〉先「講學」後「省察」的排列方式。第二，此圖以「讀書」標目，有別於〈為學之方圖〉以「講學」標目。第三，三綱領之下的細項，除「持敬」一項下方完全相同外，「省察」一項少了「危微操舍、是非得失」兩細目；而在「講學」與「讀書」兩綱領下，除了



圖七，李德弘〈為學之圖〉

「體認體察」一細目相同外，其於三個細目都有差別。第四，雖然皆有「都看破，……轉了」一語，但此處〈為學之圖〉僅將其安置在「省察」一目之下，〈為學之方圖〉則將其作為「講學、省察」兩綱領八細目下，為區分「就事物看」與「就身心看」的統括語。第五，〈為學之方圖〉又在全幅圖象的總體上加列順逆書寫的「尊德性、道問學」這一組概念來進行補充分析。第六，〈為學之方圖〉依照朴世采所言，當是參考成渾所編朱子文獻選集中的重要概念所組建而成的圖型，但〈為學之圖〉卻在圖末記載：「此程先生答邢和叔書中語也」，此語筆者雖始終未能查獲明確的出處，但至少表示這個圖象的繪製是另有淵源根據的。最重要的是通過上面的比較，這幅李德弘的〈為學之圖〉明顯比號稱是栗谷所作的〈為學之方圖〉來得簡略，倘

若兩圖具有先後的承繼、沿襲關係，筆者認為或許是由此〈為學之圖〉延伸發展為〈為學之方圖〉，換言之，是否有可能是李德弘的〈為學之圖〉輾轉見呈於栗谷，而栗谷稍作增補修訂而成〈為學之方圖〉一草稿，而不視為自身創作，未曾公開傳佈，亦未可知。⁹³

基於上述兩點理由，筆者認為宋時烈的推測：此圖「或是他人呈稟而誤入於草本者」之說，應該是較有可能的。

⁹³ 案：審查委員提醒宜申明李德弘〈為學之圖〉的內涵，然作者詳查李氏之作，在其文集中僅錄存圖象，未見圖說，且其著作原典中亦未言及該圖者，故此處僅能就圖象內容與疑為栗谷所作的〈為學之方圖〉進行比對、探討兩者的異同。再者，審查委員指出若該圖式為工夫論圖象，則其中已包含有力行實踐的概念，因而與栗谷強調的「居敬、窮理、力行」三綱領並非衝突，故視為栗谷所作，亦有其可能。這樣的觀點，近於朴世采、金穀之說，自亦有其道理，故誌於此，以供讀者參酌。

五、結語

本文從一幅相傳為朝鮮一代碩儒李栗谷所作的〈為學之方圖〉談起，但該圖象實際上卻未見存於現有的《栗谷全書》中，此一問題的始末為何，是本文的探討起點。

在一六七五年前後，距離栗谷辭世已逾九十年，朴世采有幸從栗谷的子孫處獲得大量未編輯入《栗谷先生文集》的珍稀文稿，計畫將他們編輯成栗谷詩文集的《續集》、《外集》與《別集》傳世，其中便有一幅僅存圖象，未見圖說的作品——〈為學之方圖〉。宋時烈的弟子李箕洪因偶然的訪會，得觀覽該圖，欣喜之下，特將該圖象呈報乃師，請求其撰寫圖說以教示後學，然而宋時烈卻在第一時間表示此圖多有可疑之處，恐非出自栗谷先生之手。

細察宋時烈反對的原因在於，他認為圖象中概念語詞的位置安排多有矛盾之處，例如「講學」下的「體認體驗」應與「省察」下的「興廢存亡」交換，又如該圖有屬於「致知」的講學、省察，卻無「力行」之綱領條目，且「敬」之工夫當貫通乎內外、始終，非可與其他工夫綱領平列。因此，最終判定「其或是少作，或是草創而未完者，或是他人呈稟而誤入於草本者，皆未可知矣」，故終究不能無疑。

然而，相反地，朴世采、尹拯、金榦等人均堅決認定此圖當為栗谷先生所作。他們一方面為此圖尋索理據，主張此圖字字句句皆有來歷可考，是栗谷先生因成渾編輯《為學之方》這一朱子文獻選輯後，繪製而成的圖象作品，例如圖中「持敬、講學、省察」三綱領並論，「實本於朱子〈答林伯和〉書」。另一方面則通過撰作圖說或題跋文字，重新詮解圖中各工夫項目的相互關聯，進行圖象意旨的掘發與意義的再創造，以回應反對者所提出的種種質疑。當然，他們彼此間也有些意見相左之處，如圖中「尊德性」順書、「道問學」倒書一問題，或以為太涉安排，過於斧鑿；或以為一順一逆恰好形成修養工夫的迴環往復。

再者，於反對者的論點中，如俞棨認為為學的修養工夫綱領當有「存養、省察、致知、力行」四項，而非圖中「持敬、講學、省察」三者；宋時烈對此也別有看法，所以，他提出了〈改作為學方圖〉一作品，標舉為學工夫有「講學、省察、涵養、踐履」四項，而「敬」非僅平列其中，而是貫徹其間，令諸修養工夫得以成始成終之核心關鍵。就這一點言，韓元震也持相同的意見，只是他的構圖方式與選取的工夫項目與太老師宋時烈略有差異。

本文最後面對此圖象是否為栗谷所作一問題，提出兩點觀察：一者，回歸到栗谷的著作中來看，他所著重的修養工夫綱領在「居敬、窮理、力行」三項，實與〈為學之方圖〉的「持敬、講學、省察」有所出入，且在其著作中也看不到對於此圖之內部義涵的相關討論。二者，又發現到略晚於栗谷的李德弘作有一幅與此圖高度雷同的〈為學之圖〉。是以，

在栗谷手稿堆中發現的這紙〈為學之方圖〉或許是他人呈稟（栗谷或有修補）而暫存其中的草圖，亦未可知。

綜上所述，對這個問題的研究，不僅可以看到一篇散佚文稿是否收存於前人文集的爭議過程，而且正因為這是一幅性理圖作品，所以，在「以圖論理」的討論視野下，論者著力研議圖象中的工夫綱領問題，包括選列那些工夫項目以及如何在圖式中安置其位，以顯發論者對修養工夫論觀點的理解與掌握。又因為此圖未有詮解文字（圖說），因此，後續詮釋者的意義賦予與評議者的圖象改造（包含關鍵語詞的增補、修訂，以及位置的重新安置，以突顯概念間的意義關聯等），都有助於激發我們檢視既有的儒學工夫論觀點，進而持續地精研思考，以開啟新的研究視野，更突顯朝鮮儒學中「以圖論理」的獨特性與精采之處。

徵引文獻

古籍

- 宋·朱熹 ZHU, XI, 朱傑人 ZHU, JIE-REN、嚴佐之 YAN, ZUO-ZHI、劉永翔 LIU, YONG-XIANG
主編：《朱子全書》*Zhu Zi Quan Shu* (上海 Shanghai: 上海古籍出版社 Shanghai Ancient Books Publishing House, 合肥 Hefei: 安徽教育出版社 Anhui Education Press, 2002 年)。
- 宋·黎靖德 LI, JING-DE 編，王星賢 WANG, XING-XIAN 點校：《朱子語類》*Zhu Zi Yu Lei* (北京 Beijing: 中華書局 Zhonghua Book Company, 2004 年)。
- 朝鮮·尹拯 YUN JEUNG:《明齋遺稿》*Manuscripts of Ming Zhai*,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135 冊 (首爾 Seoul: 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 1996 年)。
- 朝鮮·申暉 SIN GYEONG:《直菴集》*Zhi An Ji*,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216 冊 (首爾 Seoul: 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 2000 年)。
- 朝鮮·朴世采 BAK SE CHAE:《南溪集》*Nan Xi Ji*,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140 冊 (首爾 Seoul: 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 1996 年)。
- 朝鮮·宋時烈 SONG SI YEOL:《宋子大全》*Song Zi Da Quan*,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111 冊 (首爾 Seoul: 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 1996 年)。
- 朝鮮·李之濂 YI JI RYEOM:《恥菴集》*Chi An Ji*,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續》*Korean Anthology Series·Continuation* 第 38 冊 (首爾 Seoul: 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 2007 年)。
- 朝鮮·李珥 YI I:《栗谷全書》*Li Gu Quan Shu*,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44-45 冊 (首爾 Seoul: 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 1996 年)。
- 朝鮮·李珥 YI I 著，朱傑人 ZHU, JIE-REN、朱人求 ZHU, REN-QIU、崔英辰 CUI, YING-CHEN
主編：《栗谷全書》*Li Gu Quan Shu* (上海 Shanghai: 華東師範大學出版社 Ea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2017 年)。
- 朝鮮·李滉 YI HWANG:《退溪先生文集》*Tui Xi Xian Sheng Wien Ji*, 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30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1996 年）。
- 朝鮮・李箕洪 YI GI HONG：《直齋集》*Zhi Zhai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149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1996 年）。
- 朝鮮・李德弘 YI DEOK HONG：《艮齋集》*Gen Zhai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51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1996 年）。
- 朝鮮・李緯 YI JAE：《陶菴集》*Tao An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194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1998 年）。
- 朝鮮・金樸 GIM YU：《儉齋集》*Ji Zhai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續》*Korean Anthology Series: Continuation* 第 50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2007 年）。
- 朝鮮・金幹 GIM GAN：《厚齋遺稿》*Hou Zhai Manuscript*，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156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1996 年）。
- 朝鮮・金履安 GIM I AN：《三山齋集》*San Shan Zhai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238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2001 年）。
- 朝鮮・俞棨 YU GYE：《市南集》*Shi Nan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Korean Anthology Series* 第 117 冊（首爾 Seoul：景仁文化社 Kyongin Munhwasa，1993 年）。
- 朝鮮・趙有善 NA YU SEON：《蘿山集》*Luo Shan Ji*，收入民族文化推進會 MIN ZU WEN HUA TUI JIN HUI 編：《韓國文集叢刊・續》*Korean Anthology Series: Continuation* 第 93 冊（首爾 Seoul：民族文化推進會 National Culture Promotion Association，2010 年）。
- 朝鮮・韓元震 HAN WON JIN：《經義記聞錄》*Jingyi Records and News Records*，朝鮮景宗二年序刊本，收入域外漢籍珍本文庫編纂出版委員會 YU WAI HAN JI ZHEN BEN WEN KU BIAN ZUAN CHU BAN WEI YUAN HUI 編：《域外漢籍珍本文庫》*Rare Chinese Books Abroad* 第 2 輯・經部第 14 冊（重慶 Chong Qing：西南師範大學出版社 Southwest China Normal University Press Co., Ltd.、北京 Beijing：人民出版社 People's Publishing House，2010 年）。

近人論著

陳榮捷 CHAN, WING-TSIT:《近思錄詳註集評》*Reflections on things of hand: The Neo-Confucian anthology compiled by Cho Hsi and Lutsu Ch'ien* (臺北 Taipei: 臺灣學生書局 Student Book Co., Ltd., 1998 年)。

韓・고윤숙 KOH YOONSUK:〈「위학지방도(爲學之方圖)」와 『성학집요(聖學輯要)』 「수기(修己)」경(敬)의 연관성 고찰 — 정좌(靜坐)의 의미를 중심으로〉“A Study on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Wihak ji bang do’ (Diagrams on the Way of Learning) and gyeong of the Seonghak jipyo(Essentials of the Learning of the Sage)-Based on the Meaning of Jeongjiwa (Quite-sitting Meditation)” ,《유교사상문화연구》*The Study of Confucianism* 第 86 期 (2021 年 12 月), 頁 6-41。

韓・곽신환 SHIN HWAN KWAK:〈조선 유학의 「위학지방(爲學之方)」에 대한 수용과 이해〉“Adoption & Interpretation of weehakjibang in Chosun dynasty's neo-Confucianism”, 《동서철학연구》*Studies in Philosophy East-West* 第 77 期 (2015 年), 頁 5-30。DOI:10.15841/kspew..77.201509.4。

韓・김문준 KIM MOON JOON:〈牛溪 成渾의 『爲學之方』의 工夫法〉“Seong Hon's theory of moral self-cultivation in ‘weehakjibang’”,《牛溪學報》*UGYEHAGBO* 第 27 期 (2008 年 12 月), 頁 63-91。

Illustrating the Content of Principles and Self-cultivation Theory with Diagrams: Focusing on the Dispute over the Lost “Neo-Confucianism Chart” of Yi I

YOU, TENG-DA

(Received January 10, 2023 ; Accepted April 12,2023)

Abstract

This project aims to discuss “Diagrams on the Way of Learning” which is not included in the works of a Korean Confucianist Yi I (1536-1584) . After Yi I passes away, Park Se-chae (1631-1695) receives a diagram of self-cultivation theory without any explanation of words. He wishes to add this diagram to Yi I’s work but Yi I’s successor Song Si-Ryeol (1607-1689) points out several mistakes and denies it to be Yi I’s work. However, Park Se-chae, Yun jeung (1629-1714) and Gim gan (1646-1732) approved this diagram. To respond Song Si-Ryeol’s questions, they propose the words in the diagram are well-founded. Besides, they reinterpret the content of the diagram and explain the relation between conceptual words. At the same time, due to dissatisfaction, the opponents revise and redraw the diagram. So through this project, we can witness the Korean Confucianists’ splendid discussion about self-cultivation theory. And the exploration of diagrams makes Korean Confucianism more unique and impressive.

Keywords: Diagrams on the Way of Learning(Wihak ji bang do), Collected Works of Yulgok, Song Si-Ryeol, Park Se-chae, maintaining the Respect, Zhu Xi learning